

初夏最美遇见

李从娥

连着下过几场雨后,湖里的水更加丰沛了,成群的鸟儿在蓝天展翅翱翔。明媚的阳光洒向大地,清新的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湖水味道,鱼虾畅游在波光潋滟的湖水中,怡然自得。湖畔的花木繁茂,绿烟缠绕,翠绿的柳丝如秀发般整齐温驯地垂于水面,随风婉转翩跹。

一群麻鸭排队摇头摆尾地顺着一个缓坡纷纷跳入清澈温暖的湖水中。惊起几只水鸟,声声娇媚着。细腿长颈的白鹭,轻盈优雅地在浅水滩上悠闲踱步。碧水蓝天白云,夏风轻拂,绿意舒展。所有这些宛如一幅唯美的自然画卷,在初夏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,更显清心怡人。

我正看着,湖面起了风,就在那水波荡漾的地方,悄然冒出了一个尖尖的、嫩黄的小卷儿,恍惚间觉得,那荷叶一片接一片,宛如精心铺就的翡翠路延伸至水天相接的地方,如梦幻似静,静谧而安然。

我伫立水畔,目光紧锁那接天的荷叶。鱼儿在水中悠然游弋,自在惬意。我陶醉地陷入如诗如梦般的美景之中,脚步不由自主地沿湖边轻移,仿佛置身于碧海无垠的云端,飘然若仙。突然一声凄厉而尖锐的鸣叫划破了这宁静的画卷,把我从梦幻中惊醒。循声望去,只见一只雏鸟,胖嘟嘟的,羽翼尚未丰满,孤零零地立于荷叶之上,它的叫声中充满了苦难、哀伤与绝望。那荷叶似乎无法承受它的重量,缓缓下沉,雏鸟惊恐万分,奋力扑扇着稚嫩的翅膀,跃上另一片荷叶。然而,那片荷叶也摇摇欲坠,它几乎要失去平衡,慌忙之中,雏鸟又跳向下一片荷叶,却即刻被水淹没腹部,它发出一声惊叫,水花四溅,随即又踉跄地落在另一片荷叶上,身子歪斜,羽毛簌簌颤抖,宛如风中残烛,生命危在旦夕。

它是从树上的温巢中不慎跌落?还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,忘却了妈妈的叮咛,独自来欣赏这大千世界了?可怜的小鸟!这纷繁复杂的美景,也险象环生,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的危险,纯真娇弱的你哪里知道。我纵然在岸上万般同情,可我不会游泳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挣扎,心中焦急万分,却也无能为力啊!

突然,一只麻鸭极快地向小鸟游去了。麻鸭是要趁小鸟落难时害于它?我害怕起来,我朝那地游的麻鸭唤了一声,可它没有听到我在唤它。我随手拾起一枚石子,正欲向它投去,却见那麻鸭悄然靠近了那只惊慌的小鸟,静静地停驻在水中,小鸟瞅准时机,纵身一跃,轻盈地落在了麻鸭的背上,蜷缩成一团,激动得似哭泣般鸣叫着。麻鸭轻吟一声,如一片扁舟,载着这小小的生命,悠悠地向岸边游去,停泊在岸边一丛繁茂的草旁。小鸟振翅一跃,转瞬便钻进了那密密的芦苇丛中,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

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,心中涌动着对麻鸭无尽的感激,它改变了小鸟即将陨落的命运,那一刻,我看到了世间最美的风景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与伟大。转瞬之间,内疚如潮水般涌来,为自己曾对麻鸭的误解而惭愧不已。此刻,千言万语哽咽在喉,我渴望向麻鸭倾诉心中的感激与歉意,然而,它却已悠然游去,只留给我一串串涟漪,和我那无法言说的心情。我凝视着麻鸭远去的方向,泪水濡湿了眼睛,怎么擦也擦不干净……

四面的山峦,不像狗那么浅薄。在九岭山里,它们沉得住气,已经进入了境界。再多的风向,它们也沉默是金。

左右

雨进山里来,在那些山峦上拐几道弯,才进村。仿佛不拐弯,就会找不到乡愁。

村边几棵老树,常年无所事事,修圆了硕大的荫。东西南北的路,都在树荫下过往。

田亩上的稻菽,靠雨生长,也依赖阳光生长。它们从来中庸之道,长袖善舞,不偏向某一种力量。村子的风水是敞开的,左右的方向,都往河流上去,河水就会闪光。

起风了

半夜时分,起风了。村后的林子里,不知道是什么鸟,忽然就叫了几声。夜太静了,鸟的叫声,让山岭轻轻晃荡。

村子也轻轻晃荡,村里的狗,眼里闪着光。远远往海拔上打量,海拔上苍茫,连风都听不到。

月亮仿佛也在晃荡。天下无边,刚才的几声鸟鸣,有的人听到了,更多的人,也许没有听到。

村外的田亩上,稻草人横着竹竿,不赶鸟,也不赶时间。像一个真人一样,也在悄悄晃荡。

海拔了的山峦

牛不叫了,羊叫。羊不叫的时候,鸡鸭鹅仰天叫。什么都不叫的意境,狗会叫。

人类之外的物种,狗的智商比鸟还高。在九岭山里,狗最爱宣示存在感。管了很多闲事,从不认怂。田野上的稻草人,风来了也不叫。它们仗着跟农业的渊源,天高地厚,不露真相。

那些海拔了的山峦,仿佛没有目标。在九岭山里,它们慢得很,很多纵横,在山峦面前也会改变方向。

不见红杏伸出八卦。

一些鸟从村子上空飞过,会在树上歇脚,鸟鸣几声。它们不到窝里去,仿佛是要让空巢长出传说。

这个窝窝大的那些鸟,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飞了,如今已到了怎样的境界。也许还会回来,也许回不来了。只是挂着窝的树,老了一些方寸。

蛊惑

花绽放后,在水边沉鱼落雁,仿佛有很多蛊惑。

四面都是欲望,有很多盘算在打主意。怜花的狗,睁着一双通灵的眼,吹动了光阴,也没有把柄。

驿道从很远的方向来,到了花下也不停,又往更远的方向去了。仿佛花的事,对它们没有影响。

蝴蝶爱花,在花蕊上放纵一番,又飞过山坳。从山那边招来更多的蝴蝶,到花蕊上放纵。

鸟事

鸟已经飞过山峦了,又绕回来。在村子上空鸟鸣一番,才继续飞。

没有产生什么效应,天空苍苍得很。在九岭山里,鸟是没有局限的。也许赶时间,也许超越了时间。

村子里的人,习惯了抬头望上空。空闲多,也懒得关注鸟事。地头的稻草人晃动着,仿佛想要表达意境。

山风缓缓吹,树上飘飘落落的叶片,一点也不着急。在空中打转,像是在戏风,连光阴都不动了。

风向

月亮圆得出类拔萃,在山坳上浪荡。山坳上风大,四面那些树顺风摆动,胖大的影子往村子扑。

守夜的狗,忧患有事情。吠了一声,树影退了回去。再吠一声,树影又扑了过来。

村子听到狗吠,也不移动。夜已经深远了,村子也有底蕴,稳得住。

佛在学人说话。

人抬头笑,它也不怕。这只鸟还太小,不晓得怕。它栖身的这棵老树,见多了世事,老成精了。不多嘴,不想点醒它。

树见过会说话的人,在笼中,仿佛是快乐的。它们喊出来的声音,已经不是鸟语。鸟只要学会了人话,等于放弃了天空。

公路拐了弯

一入境界,那些飞的鸟就松了翅膀,慢了下来。它们绕着树飞,正在开花的树,仿佛也慢了一些。

老牛在河边赋闲,半天才迈一步。晃一晃头颅,半天又甩一下尾巴。尾巴是荡,时光就厚重了。

山坡上的羊仿佛是吃饱了,偷偷朝远方打望,风吹过来都不动。它们的目光,痴呆了很多风光。

从山外绕进来的高速公路,拐了好几道弯,仿佛八面玲珑。山中乾坤大,很多的事物都会慢下来。拐上几道弯后,还会更慢。

取舍

还未抵达境界,鸟就开始取舍了。绕着树飞,绕了三匝,树叶就悄悄落下。

山里的人,不在树下沾光。在农桑和村子之间反复往来,不走捷径。要绕很多的弯,才到达目的。

守在村口的狗,一天见不到几个过客。很多的空闲,只好吠向四面空处,吠散一些是非。

山里乾坤大,容得下很多声音。左边的意境苍茫,右边的地域也很深远。中庸一些的,才左右逢源。

空巢

村口树上的鸟窝,空了好多日月了。风吹来吹去,也吹不落它。

村子里的一些屋舍,没有了几人烟,门前的石阶上长了青苔。墙头不开,柴扉也不开。墙头上,也

还在堂屋中央,只是桌角的补丁格外显眼。父亲洗了抹布,躬身在桌前擦拭,阳光透过褪色的木窗,在他发间落满白霜。“老宅缺人气烟火,春天雨水多,老屋潮湿发霉,连桌子也发霉。”他指尖抚过桌面上经年的伤痕感慨道。是啊,中间那块我上一年级那年打翻灯盏留下的焦印,父亲常坐在那边,不少烟头烫出来小焦印子,其中一个角,哥哥做弹弓留下几道深浅不一的刀痕……如今桌面的痕迹虽已模糊,四条腿却依然挺立,守着这方水土的传统——八仙桌的上席(面向大门的位置)是留给长辈或地位尊贵的客人,体现了长辈优先;以面向大门的方向为基准,左边为大,右边为小,如果有两位长辈或重要客人,一般会请辈分更高或更尊贵的坐在左边,其他的坐在右边。这种上下左右之分体现了我们客家人对传统礼仪的重视;晚辈通常会坐在下席或两侧的位置,负责为长辈和客人服务,如添茶、盛饭等;若是宴请客人,主人一般会坐在靠门的位置,便于迎送往来,招

唤客人。主宾则坐在上席,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,也就有了主客之序一说了……清明的风夹着阳光的味道吹进来,一小会儿工夫,父亲把八仙桌擦得锃亮。祭祖回来后,母亲简单做了顿饭,八仙桌上摆上鸡公糖瓷碗,孩子在桌下快活地钻来钻去,脸上和手上都蹭了灰,模样俏皮可爱。祭拜的烛火摇曳中,再度映出年轻时的母亲,仿佛看到她正往鸡公糖瓷碗里添饭,我们一家围坐着八仙桌其乐融融……此刻,窗外的老梧桐抽着新芽,阳光透过木窗的蜘蛛网斜照进来,落在桌子上。缝隙里嵌着不知哪年的尘埃,被时光掩埋成了琥珀色。这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,它见证过我们一家饭碗相碰的清脆,我也无端地想起父亲在煤油灯下对账本,那手指飞快地打算盘,母亲坐在一旁缝缝补补,时不时剔一下煤油灯芯,哥哥轻车熟路地制作弹弓,姐姐行云流水地写作文,我在桌子上歪歪斜斜地学写横竖撇捺……

孩子上学后,父亲和母亲便从乡下搬到市区。今年清明回老家祭祖,打开老宅的大门,发现八仙桌

方寸

一路上,总有鸟在途中引导。它们好像知道我的方向,每到一处岔路,鸟鸣就很方寸。

它们叫得很有地方特色,方言丰富,画面十足,相当蛊惑。路上的那些树,好像在乎我的来历,往我背后的意境去。它们数我的脚印,数下去,也许会数出八卦。

四面的山峦,胖得比较厚道,仿佛是在笑着。在山里,很多境界都是哲学的,要上升一些,才会走出局限。

父亲不赶时间

蜻蜓悬于禾叶丛中,气得青蛙蠢蠢欲动。暮色渐浓,娘在村口几声晚归,夕阳就溜到山背去了。

田亩上的父亲不赶时间,慢慢悠悠往村子走。没忙完的农事,扔给稻草人看守。

农业跟村子之间,有很多路相通,没有一条可以捷径。父亲怎么走,都无法改变方向。

风从山坳上偷偷下来,看到农业上到处乡愁,就不动了。风不动,稻草人也懒得动。悄悄动起来的,是庄稼的一些力量。

鸟要经过很多村落

月亮圆起来,就很满了,在山里高高在上。把境界弄得朦朦胧胧,看不清楚。

很多山峦是横向的,没有什么思路。绕山的水就纵向了,它们各有各的,留下许多余地。

村落顺着风水,在纵横之间钻空子,想象出路。没有海拔,村子也懒得去想高度,是怎样的意义。

鸟在空中飞,要经过很多村落。那些村子里的人,望着鸟飞,不受影响。

小鸟

几个人在树下聊天,一只小鸟在树枝上,跟着叽叽喳喳。仿

乡老梧桐的影子,斜斜地铺在老宅那半截鹅卵石墙上,老宅里的八仙桌是张杉木方子,父亲为了给哥哥上花灯而亲手做的,那四条腿稳稳扎在泥地上,像位沉默的老者立在堂屋正中,把四十多载光阴都记载其中。桌面被岁月磨出细密的裂痕,却愈发亮得能照见人影,那些纵横的木纹像母亲掌心的纹路,藏着说不完的家长里短。

儿时的冬天,我们几兄妹喜欢吃母亲炖的腊肉荷兰豆饭,她经常给我们做,焖饭香味弥漫的时候,我们就坐在八仙桌上等母亲在桌上摆开鸡公糖瓷碗,一人一个,看着她往碗里盛上满满的饭。黄昏的暖阳斜斜穿过窗棂,在桌面上投下菱形的光斑,映得腊肉荷兰豆饭像落满碎钻。我们几兄妹狼吞虎咽,筷子碰着碗沿叮当响,母亲便笑着往我碗里夹几片完整的腊肉:“慢些吃,今年的腊肉还在房梁上挂着呢!”那时的八仙桌上有很多童年的记忆——春有父亲野外摘回来的“刺泡”(野

飞翔的鸟会经过很多村落

川梅



老宅里的八仙桌

黄贵美

“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”公益广告



乘节约之风 养良好习惯